

<<关东类物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关东类物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210352

10位ISBN编号：754721035X

出版时间：2012-5

出版时间：吉林文史出版社

作者：李景刚

页数：24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关东类物祭>>

内容概要

《关东类物祭》分暖暖的生存境遇、醇醇的生活况味、栩栩的生产图景、依依的生命情态四篇，内容包括：泥草房、火炕、菜园子、猪圈等。

<<关东类物祭>>

章节摘录

从出生到成家立业，在近三十年的岁月里，老家的泥草房既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在，也是我眷顾依恋的地方，从我蹒跚学步在土坯茅草搭建的屋檐下，到步入中年重回故里去捕捉旧居的影子，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，老家的泥草房是我的精神归宿所在，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泥草房，给予我鲜活的生命，赋予我丰富的人生。

老家的泥草房坐落在从绵延的丘陵延伸出来的一座小山坡下，顺着山坡的走势在坐北朝南一溜排开的泥草房里，居住着十几户人家。

春天的信息常常绽放在房前屋后的杏花里，夏日的生机不时地流淌在淅淅沥沥的屋檐下，秋时的收获映射在铺金烫银的墙体上，冬季的温馨缭绕在袅袅升起的炊烟中。

在老宅大门前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条小河流过，每逢桃花水泛滥或赶上连雨天，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们就拎着锹，扛着镐站在河岸上监视水情，随时准备拦洪别坝，严防死守“牛亡牛水”冲到屯子里威胁泥草房的安全。

那条东西走向的垫道与小河交叉而过，朝东是通往集镇的必由之路，向西是到村小的必经之途。

小时候跟在家人身后到十里开外的供销社去，每每走到院门外，总要习惯性地回过头去望一眼泥草房，不忘同在房脊上飞来飞去的家雀道别；放学时和同学们结伴归来，远远地就把目光锁在那几块通明瓦亮的窗玻璃上，透过那里在心中重温屋里的模样，这时，心头会泛起一种莫名的温馨。

从上初中离家住读，老家泥草房就不再与我日夜厮守、朝夕相伴了。

从此，“回家”成为一种思念，泥草房化作一份牵挂，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我的精神生活里。

尤其是在最初离家的那段日子里，在梦境里出现的泥草房，不是被大风揭开了房盖草，就是墙泥大片地脱落，甚至还有两次梦见了山墙倾斜……每次醒来都萌发出一种赶回家去看看泥草房的急迫心情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老家的泥草房就已经存在了。

至于这座房子是什么时候建造的，不要说我说不清楚就连父亲也讲不明白。

只知道它是土改时我家分得的胜利果实。

因为有了这个果实，我家才能从“小唤猫丫子”的“马架子”搬出来。

十岁那年春天，我家的西房山曾出现过一道细微的裂缝，父亲请来瓦匠，及时地在裂缝处自下而上垛起一个上窄下宽的石带，尽管用的材料除了石头就是黄泥，但这个石带却牢牢地钳制了裂缝的发展，而且竟然一劳永逸地凝固了十几年。

泥草房就怕年久失修房盖漏雨，漏雨的房盖如若不及时修补，就很容易因房笆糜烂、墙框粉蚀而引起坍塌的严重后果。

泥草房寿命的长短，与对房盖的及时的维修和得当的养护形成正比。

因此，苫房子就成为当时庄户人家确保安居的一件大事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家的那座老房子至少经过了两次“大苫”，而小修小补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要进行一次。

所谓“大苫”，就是将整个房盖上的苫草、泥巴、房笆从外到里全部挑掉，然后再由里到外重新上房笆、抹泥、苫草。

这在早年的关东农家，是一项仅次于盖房子的大工程，差不多要举全村之力才能完成。

记得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，父亲倾尽十余年的积蓄，决定对老房子进行大苫。

那次的苫房用草是青一色的小叶樟。

小叶樟生在潮湿的草地上，能长到一米四五高，十几岁的孩子走在里边露不出脑袋来。

成片的小叶樟密密的，没有一根杂草，茎类似于中空的麦秆，虽比麦秆细，却比麦秆坚韧。

成片的小叶樟由于密度大，茎干上几乎没有叶子，只在梢头上支出三四个叶片。

用小叶樟苫房根部朝下，苫出的房子平整、光洁，由于茎上没叶阻水，淋水通畅。

经年累月裸在外面茎端铺满了青苔，十数年也不会漏雨。

小叶樟体轻，保温效果极佳。

那次苫房父亲显得格外上心，提前几天就开始在村里村外“求工”，其中包括六位苫房的大工匠、二十多名干杂活儿的小工。

<<关东类物祭>>

乡下求工，不仅表现出求工者“主道”面子的大小，而且还得付出实实在在的行动，而被求者则是受尊重的主体，自我感觉是受到了求者的倚重。

无论大工还是小工，不管作用大小、分量轻重，在被求者看来，只要人家求到跟前，就证明了自己的人格和技能受到了对方的尊重。

因此，乡下人把“帮工”的机会，作为求者与被求者一次情感上的互动，把它看成是体现个人价值的一种重要途径，这显然和“雇工”的雇与被雇之间的利害关系截然不同。

扒房顶时，大工、小工齐上阵，叉子、耙子总动员。

鸣嗷喊叫的痛快让人在酣畅淋漓中，体会到帮工们热情洋溢的精神头儿，跑来跑去的忙乱身影叫人在眼花缭乱里，感受到相互间的有序照应。

烂草裹挟着泥土弥漫在泥草房周遭，落在人们的头上、身上，人们却宛如披上盛装般而争先亮相、不甘人后；暴土扬场的灰尘散发出来的腐草和土腥气味儿，钻进人们的嘴巴、鼻孔里，人们却仿佛享受香滋辣味般而显得格外舒坦。

帮工们不约而同地展现出来的这些近乎夸张的姿态，绝非是被求者故意做给求工者看的，也不是互相做给身边人看的，而确实实是他们的真情流露。

应求者之邀给足求者情面，就要通过自己卖力劳作的表现，让求者自然而然地领略到他们的最大善意和最高技能。

由此看出，尽管“雇工”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进步，但。

求工”却把人性的自然最大化地体现出来。

如果说扒房盖是苦差事、是十足的脏活儿，那上房笆就是一宗力气活儿了。

上房笆时，房顶上木工的两只脚必须得有抓牢檩条、椽子的过硬功夫，站稳脚才能指挥自如。

他们嘴里交替地喊着“一、二——上、一、二——拉”的号子，指挥房上房下十几个力工协调动作：房底下的力工有站在房檐下向上推的，有搭在梯子掌上往上送的；房顶上的力工们则接住房笆一起向后牵拉拽动，就这样，整张房笆在上上下下有节奏的合力中，一寸一寸、一尺一尺地往房顶上移动，最后将其完整平展地铺排在前坡和后坡的房顶上，木匠用板条钉上铁钉将房笆稳帖地固定在椽子上。

房笆泥抹得厚薄是一份很有讲究的良心活和技术活儿。

房笆泥的厚与薄，既要考虑新老房架不同的承受力，又要兼顾其挡风御寒保暖层的合理厚度，对于两者的利弊大小的权衡，既有技术、经验的作用，也有职业良心的讲究。

因此，一般的主人家都请技术等级高又与自家有深交的瓦工来担当。

苦房子的小工活儿不光是能出力气就行，也具有一定技术等级。

比如和泥的或用铁锹为房顶上的瓦匠师傅！

上泥”的，还有为房上苦房工匠扔草捆儿的，虽然同样都是出力气但却各有区别。

和泥是帮工中最累的活儿，胶黏的黄泥里掺着柔软的“瓢胶草”，要使铁锹不停翻搅，用二齿钩不断地抓挠，干不了多久就满头大汗了，没有把子力气根本就吃不消。

从房下往房上扔草捆，用锹甩黄泥，除了力气之外，还要耍点技术范儿，它既需力道程度控制草捆扔出或铁锹甩出的长短距离的到位率，还需以角度感把握草捆、黄泥抵达目标的准确率。

在小工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当属铡草，尤其是担负续草的那个人。

关键是按铡刀者和续草者两个人必须达成高度默契，你来我往、仰合有节，你退我进、张弛有度。

若粗心大意、稍不留神或技术不熟练，就会发生铡断手指的后果。

而铡苦房草的技术要求，又不是所有的铡草力工都能胜任的。

它要根据房顶上大工的尺寸要求，在对苦草作掐头去尾处理时，续草要准、下刀要狠。

讲究的是革捆两端要铡出平平展展，齐齐刷刷的横截面来。

P24-26

<<关东类物祭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